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三个火枪手

大仲马（法）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三个火枪手

著 大中马（法）

【第二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二十二章 梅尔莱松舞

在达尔大尼央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人们都在谈论市政长官将为国王和王后举行的舞会，在这次舞会上，国王和王后都要跳国王非常喜爱的梅尔莱松舞。

一个星期以来，市政厅一直为这个隆重的舞会作准备。他们搭起了一些看台，供夫人小姐们使用；市政厅的杂货供应商在一间间大厅里装上了两百支白蜡火炬；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豪华排场；最后，还请了二十位提琴手。

上午十点钟，国王卫队的掌旗官德·拉科斯特率领着两名副官和十来名卫士，来向市政厅秘书克莱芒索取市政厅里所有大小房间和各处通道门的钥匙；这些钥匙，每把都系着一个作为识别标记的纸条；从那时候起，德·拉科斯特便担负起看守市政厅里各处门户和出入要道的责任了。

十一点钟，国王卫队中一位队长杜阿利埃带着五十名卫士来了；这些卫士立即在市政厅里分散开，各自来到要他们警卫的门口站岗。

下午三点钟，来了两队卫士；一队是法国人，另一队是瑞士雇佣兵。那队由法国人组成的卫队，一半是杜阿利埃先生的部下，另一半是德·艾萨尔的部下。

傍晚六点钟，来宾开始入场；他们进来以后，都坐在大厅里预先准备好的看台上。

晚九点钟，高等法院院长的夫人到了，她在这次舞会上的地位

是仅次于王后的大人物，市政厅里的官员们都出来迎接她，并安排她坐在与王后坐的包厢相对的一个包厢里。

晚十点钟，在靠近圣让教堂的那个小厅里，为国王摆出了一桌夜宵甜食，这张桌子的对面是一个由四名卫士守着的银酒柜。

半夜十二点，国王从罗浮宫出来，穿过一条条两旁挂满五颜六色的灯笼的街道，向市政厅走来。到处传来了响亮的呼喊声和阵阵的喝彩声。

顿时，穿着呢长袍的市政长官们由六个手执火炬的军士引着去迎接国王，国王和他们在台阶上相遇；市长向国王致欢迎辞，国王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但是他把责任推到红衣主教的身上，因为红衣主教留住他谈国家大事一直谈到晚十一点钟。

国王身穿礼服，陪同他一起来的有大王爷，德·索瓦松伯爵，大修道院院长，德·隆格维尔公爵、德·埃尔伯夫公爵、德·阿尔古尔伯爵、德·拉罗什一居荣伯爵、德·利昂古尔先生、德·巴拉达斯先生、德·克拉马依伯爵和德·苏弗雷骑士。大家都看出国王神情忧郁，有点儿心事。

有一间休息室是为国王准备的，另一间休息室是为大王爷准备的。在两个休息室里都备有供化装用的衣服。对王后和法院院长夫人，也有同样的安排。跟随两位陛下下来的那些贵族老爷和夫人可以依次两个两个到几间房间里去化装。

国王在进入休息室以前，吩咐说，红衣主教一到立即通知他。国王到后半小时，又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说明是王后驾到。市政长官们再次由军士引导着，前去迎接他们尊贵的女宾。

王后走进大厅；大家都注意到她跟国王一样，神情忧郁，特别是显得很疲乏。就在她进来时，有一间小包厢的帷幔拉开了，露出

了穿着西班牙骑士服装的红衣主教的那张苍白的脸。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后的眼睛看，嘴角上浮现出一丝令人毛骨悚然的得意的微笑：他发现王后没有佩戴钻石坠子。

王后继续站了一会儿，倾听市政长官的颂词，回答贵妇们的敬礼。突然，国王和红衣主教都出现在大厅的门口。红衣主教正在低声跟国王说话，国王脸色十分苍白。

国王穿过人群，他没有戴面具，紧身短上衣上的缎带还没有完全系好，他走到王后身边，用一种变了音调的声音对她说：“王后，请问您明明知道我很喜欢看到钻石坠子，您为什么不戴上它们？”

王后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看到红衣主教在背后阴险地狞笑着。

“陛下，”王后有气无力地回答说：“因为这儿的人太多，我怕出什么意外。”

“王后，您错了！我之所以把这件礼物送给您，是要您佩戴的。”

国王的声因生气而发抖了；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听着，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王后说，“坠子在罗浮宫，我可以派人去取，您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

“快派人去取，王后，越快越好；因为一小时以后舞会就要开始了。”

王后行了个礼表示服从，随后跟在替她引路的贵妇们去她的休息室了。

国王也回到他的休息室里去。大厅里的人一时间有些惊慌和混乱。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能注意到在国王和王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情，可是因为两位陛下讲话都很轻，大家出于尊敬离他们有好几步路，所以什么也没有听见。提琴手拼命地拉着，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

国王首先走出休息室，他穿着一套非常漂亮的猎装，大王爷和其他贵族们的穿着和国王一样。他这样一穿扮，真像是他王国中的首席贵族。

红衣主教走到国王身旁，递给他一只盒子。国王打开一看，里面有两颗钻石坠子。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红衣主教。

“没有什么意思，”红衣主教回答，“只是我有点怀疑王后是否还保存着整副坠子，请陛下数一数，如果只有十颗，请陛下问问王后，谁又能从她身边偷走这两颗呢？”

国王瞧了瞧红衣主教，仿佛有话要问他，可是来不及向他提问了，因为这时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喝采声。如果说国王是他王国里的首席贵族，那么王后肯定是法国的首席美人。

她的那身女猎手的打扮真是太合适了；她头戴一顶插着蓝色羽毛的呢帽，身披一件用一些钻石搭扣扣住的银灰色丝绒披风，还有一条绣满银花的蓝色绸缎连衣裙。在她左肩上有一个跟羽毛和连衣裙同样颜色的大缎带结，系着光彩四射的钻石坠子。

国王高兴得全身发抖，但是红衣主教气得发抖，然而他们两个和王后都隔着一段距离，他们没法数清王后肩上的坠子。王后的确佩戴着坠子，但是不知究竟是十颗还是十二颗。

这时候，提琴发出了开始跳舞的信号。国王向大法官夫人走去，他应该和她共舞；大王爷应该和王后共舞。大家走到各自的位置上，跳舞开始了。

国王的位置在王后对面，每次在她旁边经过时，他总是睁大眼睛看着这些坠子，但总是数不清楚，红衣主教的额头也冒出了冷汗。

跳舞持续了一个小时，一共有十六小段。当跳舞结束的时候，整个大厅响起了一片掌声，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舞伴引回到她原来的坐位上去；可是国王扔下他的舞伴急匆匆地向王后走去。

王后，“您满足了我的愿望，”他对王后说，“我很感谢您，可是我相信您的坠子少了两颗，我替您把它带来了。”

说到这儿，他把红衣主教刚才给他的两颗坠子递了过去。

“怎么，陛下！”王后故作惊奇地大声说，“您又要给我两颗，那么一共不是要有十四颗了吗？”国王细细一数，果然，王后肩上共有十二颗坠子。

国王招呼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国王声音严厉地问。

“这陛下，”红衣主教回答，“我想请王后陛下收下这两颗坠子，可是又不敢自己献给她，所以就用了这个办法。”

“我呢，我更应对您表示感谢，”奥地利安娜一边说，一边用微笑来表示她并没有被这种过分的殷勤所欺骗，“对您来说，我可以肯定，单单这两颗坠子的代价，就跟国王陛下送给我的那十二颗一样大。”

说完以后，王后向国王和红衣主教行了个礼，随后走向休息室去卸装。

本章开始之时，在我们的笔下出现了一些有名人物，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因而暂时冷落了那个使王后在对红衣主教斗争中大获全胜的达尔大尼央。他这时正悄悄地混在人头攒动

的某一个门口，从那儿遥望着这个只有国王、王后、红衣主教和他自己四个人心里有数的戏剧场面。

王后刚刚回到她的休息室里，达尔大尼央也准备离开了；这时他突然感到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去，看到有一个年轻女人对他做了个手势要他跟她走。这个女人脸上蒙着一个黑丝绒的半戴面具；不过这种防范措施她是为了对付别人而不是对付他的，因为顿时他就认出了她就是那个机灵而聪明的博纳希厄太太。

前一天，在罗浮宫看门人热尔曼那里，达尔大尼央让人把她叫来，匆匆见了一面。当时，博纳希厄太太急于要把达尔大尼央幸运地带回来的好消息报告给王后，所以这两个情人只是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现在达尔大尼央跟着博纳希厄太太走，心情因爱情和好奇组成的双重感情而激动。过道中的人越来越稀少，在半路上达尔大尼央想拉住这个女人，抓住她，好好地看看她，即使看一会儿也行；可是这个女人轻巧得就像一只鸟儿，总是能在他的手中滑掉；而当他想说话的时候，她使用一个手指头靠在她的嘴唇上，这种带着命令意味的小动作充满魅力，使他明白自己正处于一种强大的权力之下，他只能盲目服从，即使是最微小的抱怨也不允许。最后，在转来拐去地走了一两分钟之后，博纳希厄太太打开了一扇门，把年轻人引进一个漆黑的小房间。在那儿她又对他做了一个不准讲话的手势，随后打开一扇隐藏在一条壁毯后面的另一扇门，一束强烈的光突然从这扇门外照进来；博纳希厄太太不见了。

达尔大尼央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心里在寻思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很快便有一道亮光射进这个房间，暖和而香喷喷的空气飘到他的身边，两三个女人谈话的声音，恭敬和优雅的谈吐，重复过好几次的“陛下”这个称呼，都清楚地向他说明了他

现在正在一间和王后的休息室相通的房间里。达尔大尼央在黑暗中恭候着。

王后显得很高兴，很幸福，使得她周围的人都感到很纳闷，因为她平时似乎总是愁眉苦脸的。王后把这种快乐的情绪归之于热烈的节日气氛，归之于跳舞给她带来的乐趣，由于对王后不管是在微笑还是在落泪，她的意见是不容许持异议的，因此大家都对巴黎市政长官们的殷勤招待大加称赞。

达尔大尼央虽然不认识王后，但是很快便从很多人的声音中辨认出王后的声音；首先是从一种轻微的外国口音，随后是从一种凡是权威的口吻中都自然流露出来的高于一切的气势。他听见她的声音渐渐接近，后来又消失了，有两三次他甚至看见了一个人影子挡住了门外的亮光。突然有一条可爱的白皙的胳膊从壁毯后面伸出来，达尔大尼央懂得这是对他的奖励：他双膝跪下，握住这只手，恭敬地把嘴唇贴了上去，随后这只手又缩了回去，在他的手里留下了一样东西，他认出那是一枚戒指。那扇门立即就关上了，达尔大尼央又陷在一片漆黑之中。

达尔大尼央把这枚戒指套在指头上，重新等待。很清楚，他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在对他的忠诚的奖励之后，接下来的该是对他的爱情的奖励。再说，跳舞虽然已经结束，但晚会还只刚刚开始；三点钟吃夜宵，圣让教堂的钟已经敲过了两点三刻。

隔壁房间里的声音果然慢慢地越来越少了，最后达尔大尼央待着的那个房间的门开了，博纳希厄太太快步走了进来。

“您终于来了！”达尔大尼央大声说。

“别出声！”博纳希厄太太把手按在达尔大尼央的嘴上说，“别出声！走吧。”

“可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您呢？”达尔大尼央高声地问。

“回家后您会看到一封信，它会告诉您的。走吧，走吧。”说到这儿，她打开了过道的门，把达尔大尼央推出房间。达尔大尼央像孩子一样听话，他既不抗拒也不提出任何异议；这证明他的确已经坠入爱河了。

第二十三章 约 会

这时已经是清晨三点钟，达尔大尼央赶快跑回家去；经过的又是巴黎最不安全的街区，但是他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神是专门保佑酒鬼和恋人的。

他看到他家那条过道的门虚掩着，就走上楼梯，用他和他的仆人约定的方式轻轻地敲门。这时正在家里等他的仆人普朗歇开了门。

“有没有人给我送过信来？”达尔大尼央急不可耐地问。

“先生，没有人送过信来，”普朗歇回答，“可是有一封信是自己长脚走来的。”

“笨蛋！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却在您卧房里桌子的绿桌布上看到有一封信。”

“信在哪儿？”

“先生，信还在那儿，我没有动。像这样来的信是不正常的。如果窗子开着或者半开着，我也没有什么可说；可是窗子关得严严实实。先生，要当心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魔法。”

就在他说话的当儿，达尔大尼央冲进了他的房间，把信拆开，信是博纳希厄太太写的，上面写着：

有很多热烈的谢意要向您转达。今晚十点请到圣克卢来，地点就矗立在德·埃斯特雷先生家的房子一隅的那座

小楼对面。

C. B.

在读这封信时，达尔大尼央感到他的心在不停地舒张和收缩，这种舒张和收缩正是折磨和爱抚人们的心灵的那种甜蜜的痉挛造成的。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情书，是对他提出的第一次约会。他的那颗因为快乐而陶醉、膨胀的心，感到融化了。

“先生，怎么样！”普朗歇刚才看到他的主人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就问，“怎么样！我是不是猜对了，大概是件倒霉的事吧？”

“普朗歇，你错了，”达尔大尼央回答说，“这儿有一个埃居，让你去为我的健康干杯。”

“我感谢先生给我的埃居，并且我答应一定不折不扣地按先生的指示办；可是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像这样进入房子里的信……”

“我的朋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么，先生觉得很高兴？”普朗歇问道。

“亲爱的普朗歇，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么我可以托先生的福去睡觉啦？”

“可以，去吧。”达尔大尼央说。

“但愿天上所有的福分全都掉在先生身上；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是错不了的，这封信……”

带着怀疑的神气的普朗歇摇着头出去了，达尔大尼央尽管大方地给了他一个埃居，还是消除不了他的疑虑。只剩下达尔大尼央一个人时，他又拿起这封信读了再读，随后他又在他美丽的情妇写的几行字上一连吻了二十来次。最后他躺下去睡着了，做了些金色的

美梦。

早上七点钟，他起身叫普朗歇；叫到第二遍，脸上仍保留着头天晚上的疑虑神气的普朗歇才来开门。

“普朗歇，”达尔大尼央对他说，“我可能要出去一整天，晚上七点以前没有你的事，可是一到七点钟，你要把两匹马安排好。”

“好啦！”普朗歇说，“看来我们又要让人在身上扎几个窟窿了！”

“带上你的火枪和手枪。”

“嘿，我怎么说的？”普朗歇叫了起来，“我早就料到了，这封倒霉的信！”

“不过你放心吧，笨蛋，只不过是出去玩玩。”

“喔！就像前两天的那趟愉快的旅行一样；枪子像雨点般落下，到处都是陷阱。”

“好！普朗歇先生，如果您感到害怕，”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我就一个人去；我宁愿一个人去，也不想有一个发抖的伙伴。”

“先生是在侮辱我，”普朗歇说，“不过这不公平，因为先生好像曾经看过我是怎样干活的。”

“是的，所以我以为你的勇气一下子都用完了。”达尔大尼央说。

“先生会看到，只要机会来到，我还有剩下的勇气；不过我请先生也不要过分浪费，如果先生愿意我的勇气留得更久一些。”

“今天晚上你还有一点钱可以用用吗？”

“我希望有。”普朗歇回答说。

“好！那我就指望你了。”

“到时候我会准备好的；不过先生在国王卫队的马棚里只有一

匹马。”

“可能现在只有一匹，不过今天晚上就会有四匹。”

“看来我们上次旅行是为了补充马匹，是吗？”

“一点不错！”达尔大尼央说。

他最后向普朗歇做了一个叮嘱的手势便走了。

博纳希厄正在门口。达尔大尼央本想从他旁边绕过去，不跟这位服饰用品商搭话，可是博纳希厄却和颜悦色地行了个礼，使得达尔大尼央不仅仅要对他回礼，还得和他敷衍几句。再说对一位当晚要在圣克卢的德·埃斯特雷先生的小楼对面和自己约会的女人的丈夫，怎么能不稍许客气些呢！所以达尔大尼央显示出最亲切的态度向他走了过去。

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博纳希厄被拘捕的事情上。博纳希厄不知道达尔大尼央已经听到过他和默恩的那个陌生人的谈话，所以他对达尔大尼央讲起德·拉弗玛先生这个恶魔如何迫害他，在他的整个叙述过程中，他不断地称呼这个恶魔为红衣主教的刽子手，仔仔细细地描绘巴士底狱，牢狱中的门闩、矮门、通风窗、铁栅栏和各种刑具。

达尔大尼央显得十分殷勤地听他讲，等他讲完以后才说：

“博纳希厄太太呢，您知不知道是谁绑架了她？因为我没有忘记就是在那个不幸的情况下我才有幸认识了您。”

“啊！”博纳希厄说，“他们都不肯告诉我，而且我的妻子也对我指天罚誓地说她也不知道是谁绑架了她。不过您呢，”博纳希厄用一种非常亲切的语调接着说，“最近几天您在干什么？我没有见过您，也没有见过您那些朋友。普朗歇昨天在刷您的马靴，那上面厚厚的尘土大概也不会全是从巴黎的大街上沾来的吧？”

“亲爱的博纳希厄，您说得对，我和我的朋友曾作过一次旅行。”

“路途远吗？”

“喔，老天！不远，只不过四十来法里路；我们陪阿多斯先生到福尔日温泉去，我那些朋友还在那儿。”

“而您，您回来了，是不是？”博纳希厄脸上露出狡猾的神色接着说，“像您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情妇那儿是请不到长假的，有人在巴黎苦苦地等着您，是吗？”

“说句真心话，”达尔大尼央笑着说，“亲爱的博纳希厄先生，我向您坦白，再说我看什么事也瞒不过您的眼睛。是的，有人在苦苦地等着我，的确是这么回事。”

博纳希厄的额头上掠过一片非常轻淡的阴云，但是达尔大尼央没有看出来。

“我们这样殷勤就会得到回报了，是吗？”博纳希厄继续说，他的嗓音起了点儿变化，但这种变化非常小，达尔大尼央没有发觉，就像刚才他没有看到博纳希厄的脸上有过稍纵即逝的阴云一样。

“啊！装您的正人君子去吧！”达尔大尼央笑着说。

“不是的，我只是想知道，”博纳希厄接着说，“您是不是要很晚才回来。”

“我亲爱的房东，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呢？”达尔大尼央问，“您是不是打算等我回来？”

“不，因为自从我被逮捕、家中遭劫以来，每当我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就感到害怕，尤其是在夜里。天啊，有什么办法呢！我，我可不是一个舞枪弄剑的人！”

“好！如果我一直到凌晨一点钟、两点钟或者三点钟回来，请

您不必害怕；甚至我根本不回来，您也不必害怕。”

这一下博纳希厄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甚至连达尔大尼央也看出来了，问他是什么缘故。

“没事，”博纳希厄回答说，“没事！当我在遭到不幸时，我总是会突然感到身子发虚，我刚才觉得一阵发冷。请您别在意，您只需沉湎在幸福中就行了。”

“这么说我确实很忙，因为我非常幸福。”达尔大尼央说。

“还没有呢，再等等吧，您刚才说是今天晚上。”

“可是今天晚上就要到了，谢谢上帝！也许您像我一样在焦急地等待今天晚上。也许今天晚上博纳希厄太太要回家来与您团聚。”

“博纳希厄太太今天晚上没有空，”这位做丈夫的神态严肃地回答说，“她在罗浮宫当差，有事走不开。”

“我亲爱的房东，那对您来说真是太不幸了，可是我，我幸福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幸福，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达尔大尼央终于离开了，一想到这句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才懂的玩笑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好好地去玩吧！”博纳希厄用一种阴森森的语气说。

可是达尔大尼央已经走远，他已经听不到了；而且即使他听见，在当时这种心情下，他也肯定听不出什么名堂的。

他向德·特雷维尔的府邸走去；前一天他会见队长时只待了很短一会儿，也没有讲上几句话。

达尔大尼央见到德·特雷维尔时心里很高兴，这是因为国王和王后在舞会上对他都很亲切，而红衣主教又显得心情很坏。

凌晨一点钟，红衣主教借口身体不舒服便退出了舞会，而两位陛下回到罗浮宫时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

“现在，”德·特雷维尔向房间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人，随后压低声音对他说，“现在，我们来谈谈您，我的年轻人，因为很明显您的幸运归来和国王的高兴、王后的得意以及红衣主教的屈辱有些关系，您可要格外当心。”

“我有什么可害怕的，”达尔大尼央回答，“只要我能得到两位陛下的恩宠就行了。”

“不管怎样，红衣主教吃了亏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他肯定会跟您算帐。”

“您相信红衣主教和您一样消息灵通，知道去伦敦的是我？”达尔大尼央问。

“见鬼！您去过伦敦了。您手指上那枚闪闪发光的戒指是您从伦敦带回来的吗？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当心呀，一件敌人的礼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有一句拉丁文的诗……等等……”

“有，肯定有，”达尔大尼央从来也没能把拉丁文的基本规则塞进脑子里去，以致德·特雷维尔对他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时他却回答说，“有，肯定有，应该有那么一句。”

“肯定有那么一句，”曾经受过一点儿教育的德·特雷维尔说，“诗人德·邦塞拉德先生有一天曾经在我面前引用过……等等……啊！我记起来了！……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意思是说：当心那个送您礼物的敌人。”

“先生，这枚钻石戒指不是敌人送给我的，”达尔大尼央说，“而是王后送给我的。”

“噢！噢！王后送的！”德·特雷维尔说，“这的确是一件真正的王室珍宝，至少值一千皮斯托尔。王后是通过谁把这件礼物送给您的呢？”